

雜類志

祥瑞

耆民萬懋樹五世同堂道光間 欽賜匾額

誥封文林郎附貢生朱應選目覩代五世同堂道光甲辰
欽賜七葉衍慶匾額

耆民舒從厚五世同堂 欽賜匾額

歲貢候選訓導朱楚鋒道光丙午年九十重遊泮水恭
逢

盛典 欽加六品銜

生員孫紹康品行端莊年七十歲五世同堂子孫半列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祥瑞

一八

膠庠

恩貢生吳朝倫篤書工書咸豐初重遊泮水

葛大旭咸豐初五世同堂

道光丙午年六月寧國縣學泮池產並蒂蓮

道光十五年有麥數倍於常歲

道光二十六年小桃源文會田麥穗兩歧有年

道光二十七、八年屢豐

災異

道光十五年秋旱是年麥大熟故不為災

道光十七年夏大水淹沒人民房屋田畝同胡樂司巡檢謝

與淹死
遂失印

道光二十一年大雪

道光二十三年夏大水田多淹漲

道光二十九年冬寧國縣西鄉小嶺塘民家產一男項有

兩肉角自額至腦後肉瘤累累相屬如戴串珠額及

兩額赤肉隆起突目獠牙暴長約二三十斤向人語

咄咄不絕聲類鳥獸民不敢育飢寒而斃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災異

道光二十九年夏大水寧國縣蛟起山水尤甚濱河民房

淹屋脊人多淹死冲壞房屋田畝橋梁無數是年南

關改期九月

道光三十年地震有聲殷殷如雷

咸豐二年二月初六日寧國縣城北石埂堤民家產一女

側面四手四足自臍以下體合為二生時已斃

咸豐初寧國縣韋家韋有山崩裂飛去十餘里屹立田中

南鄉探
訪冊

咸豐五年四月寧國縣山中木穉盛開五月初四日黃昏

有星大如滿月後四小者從之自東南方橫行而西

甚速光燭天地下小桃源獅山白雲觀見者十餘人

咸豐二四五年連年荒歉飛蝗蔽天所集田苗稼立盡

咸豐六年大旱

咸豐七年寧國縣東西河百餘里白魚推岸而至可掬食

者多病化或以為蝗所食

咸豐間民間多設花燈盞賭場略如射覆自徽浙傳來凡

三十字日懸一字晨闕夕開使人以錢射之中者贏

三十倍近場數十里居民皆廢業忘寢食以攻賭徹

夜男女暗守壇廟墳塚以社鬼示徵或自裝鬼及死

尸以引之曰點紅每村以一人代眾携錢徃來曰走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災異

二。

水破產致命所在有之其士類又多類於此仙朝夕

虔奉皈依為弟子各賜法名寧國一縣不下數百壇

夫災亂將至妖異迭興天之所以警人使人自警以

弭災者也至於人自為妖而災遂不可弭矣斯時士

民不徵諸人而徵諸鬼舉國若狂識者傷之

咸豐十年粵賊所止皆有黑霧晨起登山望之若此霧入

山是日賊必至難民輒以此為候

同治元年冬大雪

同治六年五月寧國縣白龍見西津見者十餘人雲罩其首項以下鱗甲如銀

移時始升

同治四年以後野豕傷稼野自豕兵大後人烟稀少草木繁盛
農氏於禾熟時露宿其間呼號四徹同治四年以至
七年歲皆豐稔豕損其十之三而價仍倫者食
者寡也又近歲多虎患山中野豕狀如犬而大色黃
赤有光黑唇恒偏行能食虎及野豕不如為人害或謂
此獸鼻竅不通非目見不知故所食亦寡

同治五年五月初一日地震十一日寧國縣大水田畝多
淹沒

同治七年三月十九日雨雹皆渾圓如珠大者如盞平地
頃刻積一二寸次日始消

撫記

明太祖之克寧國也相傳元白總管守寧國縣太祖駐兵南門外之薛家山故改名駐驛山時馬后在行間長公主產馬攻城見緋袍美髯者脫上於難三日克之見城隍像即其人也因勅賜寧國縣城隍神顯佑伯外方所貢鳳眼神香一株長八寸輕如枯竹金鍊兩端初末之異也

國朝有道士偶以此物撲火灼之見煙起不相屬一一作鳳眼狀橫飛滿堂隨風飄翊不亂亦不散異香遠襲聞者神怡邪病皆以噪為神物乃知鳳眼之名以此董廟事者鋸其焦朽鑲以銀藏其鋸餘每歲於會期節焚之乾隆間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撫記

二二

有無賴三人盜以質之姑蘇典值千金一夕廟祝聞堂上呼喝鞭撻聲甚厲自門隙窺之見燭炬爛列城隍以下皆如生階下刑三人皆城內所熟識者一批頰一鞭背一笞臂瞬息不見次日聞此三人同夕得奇疾一如夜所見皆呼號服罪且供金已費小半矣事聞於縣官集紳董釀足其數以贖而謹藏之雲間居自谷名下士也工書時為寧教諭敘其事作鳳眼香記刻石廟廡咸豐初香尚見見之兵後碑亦復存矣

辨訛

舊志所引寧國府明志去取詳略失宜 周 賚

寧邑非首屬而名號與郡齊稱雖由故郭所分而山川之勝寔足為一郡冠惟是地勢幽阻湮沒甚多父老相傳明末府志執筆多宣人通志因之故寧邑減色此鄙論誠不瓦信然今觀諸志所引寧國府明志其去取詳略殊多失宜古之柄筆削者必其人無足輕重而決其事之必無乃削之若其人神聖而事介兩可雖一字之訛未敢輕議蓋其慎也寧國縣城有夫子巷南有孔子井及孔子過堂東與浙界有孔夫子關相傳孔子遊吳所經縣志引孔子題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辨訛

二三

季扎墓辨仿風骨事以為證其東南有山曰禹堯尖

或云禹望

或云相傳禹治水經此登此山以望禹故名所遺劍至今

存焉蓋其東與會稽屬也夫古來之德莫過孔子功莫過

神禹非所謂神聖之極哉禹治水九年孔子周遊列國寧

國或至或否豈非事介於兩可者乎明志皆以不見史傳

直斷為証而勝境神物遂削不載至涇之琴溪引琴高乘

鯉事旌鳧山謂竇女化鳧則詳記之誠思古聖人平生所

歷一息一飲必載諸書則家語魯論而外孔子遂無言夏

肅為貢而外大禹遂無事乎雖若無徵不信然乘標環轍

過化存神尚為事之所或有豈若騎鯉化鳧証氏惑世決

為理之所必無哉晉德士瞿矧先生德文崙山其山在寧國去宣城界尚五里即山門六洞所謂瞿矧石室也舊志於文崙山及山門瞿矧石室皆屬寧國縣而獨以瞿矧先生以晉書謂隱宣城文崙山耳不知晉書所謂宣城指晉時寧國縣所屬之宣城郡非今日寧國府所轄之宣城縣也若不考其時與地第以有宣城字即屬宣城則寧國敬亭山亦可謂為寧國縣山梅宛陵亦可謂為寧國縣人乎况既以地屬寧而獨以人屬宣尤為自相矛盾隋末寧國梅知巖保障宣寧婦唐封南魯王載江南通志宣寧立廟祀之稱南魯王久矣舊志謂唐史不見勅命且以左難當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辨訛

二四

不並封疑其訛傳俗稱遂改其廟號為魯府君不知知巖婦附在武德初其時海宇未安規制未定一時權宜封之以勸來者而知巖以布衣保衛桑梓既非勝國舊臣又異宗藩柱石封後即隱無復表見故史臣失載亦未可知至以左難當不並封為疑尤為臆執考難當初降授猷州刺史兵權未釋既登仕版自有資格安可遽封知巖地圖係於難當不受祿位長揖歸田無可猜忘英主所喜故特崇虛號耳不然自唐書及邑志梅氏家譜南魯王外別無爵秩稱號豈其兵精糧足坐擁數百里土地人民不煩一矢束身隸附竟不叨一命之榮有是理乎况既謂南魯王不

見勅命又改稱魯府君是不見封王勅命獨見其封魯勅
命耶若以為訛傳俗稱何以不稱宣王梅王獨訛及相隔
懸遠之魯而必加以南字似非若睢陽東平章混有因今
皖南張睢陽廟皆稱東平王考史漢東平王蒼以後不見
有此封號舊志從俗號東平廟試問新舊唐書曾有此勅
命否在三代以上必求之史傳至宋吳柔勝傳既稱本寧
國縣人深水籍何以獨收入宣城宋史吳潛傳稱宣州寧
國人何以不收寧國而忽收桐城之左光斗於涇縣是見
諸史傳者又以為誣而不見史傳者反不誣矣寧郡山川
之奇首黃山次山門然黃山江南所同山門寧邑所獨舊

寧國縣志

雜類志

辨訛

二五

志於山門寥寥數語而於他處庸鄙無奇者一水一石悉
詳記之即如鳧山所謂仙人馬跡其說已俚俗不倫余嘗
親至其地見鑿成方石两片並置寺旁各有紫色長圓痕
一乃石斑耳其長者躡以足闊僅半履而長幾倍之兩頭
尖銳無別圓者淨圓謂為人馬跡牽強可笑一石中分其
斑各半仰而並置者寺僧神其說以罔香燭錢耳虽三尺
童子亦知其妄以視山門七十二洞中鐘鼓枰灶莫啻霄
壤耶飛馬跡純純名山大半如石片石何年刻紫雲鳧
諸如此類不可勝指姑摘一端以醒紙上夢遊者謂余不
信試來遊山門

寧國西溪水源

寧國縣東西二溪舊志謂東溪發源天目山故亦名杭水
明仙祖紳謂天目山水並無一滴入寧嘗力辯其誣矣今
觀其辨但混稱羊跡左右源數十餘盡歸波羅溪而匯於
東津並未指明東津之源究發何山而其辨山脈謂天目
之山由寧南而去則山躰完與天目相連故東溪之源疑
不能改至西溪之名徽水則以為源出績溪籠叢山北行
五十里至霞鄉與滑渡水合一統志及省府縣志皆謂滑
渡水源出旌德縣鳧山嘉慶府志於滑渡橋下註云跨徽
水為旌寧孔道夫滑渡水既出鳧山未與籠叢水合不得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辨訛

二六

謂之徽水或遂疑為胡樂司礮之誤而胡樂司礮又非旌
寧孔道竊謂古人著作以垂後世當不如是之謬因沿滑
渡水溯入旌界纔一里得一水焉自山谷中出北流與鳧
水合其水火如鳧水詢之土人知此水源出績溪北鄉二
都八公塘三十五里至此其源遠故大鳧山源水至此纔
二十里耳始知西溪之名徽水不專以籠叢為源而嘉慶
府志謂滑渡橋跨徽水者良是然則一統志及省府縣志
謂滑渡水源出鳧山豈皆誤哉不知一統志及省府志皆
本於各縣志在旌邑志境內之水自當以鳧山為源八公
塘水甫與鳧水合源即入寧境其與未合以上之旌水無

涉安得以為源哉寧國滑渡水在兩水合流之下自當以
源遠而水大者為源而當日修志者但知沿襲旌志不復
親至其地則一統志及省府志又何從知有此水哉由此
觀之不但滑渡水當以八公塘水為源即西溪水亦當以
八公塘水為源何也八公塘水至霞鄉六十餘里其源遠
於籠叢也或謂籠叢源水自入寧境至合源處三十餘里
滑渡水入寧境至合源處僅二十里故舊志以籠叢為源
若是則但就境內所見水道長短以論源矣若是以境內
水道長短論源則滑渡水但云源出滑渡可矣又何必謂
其源出鳧山乎夫志一邑之水其濫觴處可朝發而夕至
寧國縣通志 雜類志 辨訛

者猶失如是又何怪夫星宿崑崙河源無定耶

